

深聚焦

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强调，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、脚踏实地，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，厚植爱农情怀，练就兴农本领，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，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。

2009年，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曲周县探索成立科技小院，到如今，学校已在24个省区市的91个县市区旗建立了139个科技小院。走进乡土中国深处，青年学生们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、治学问。本期教育版，我们选取5篇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学生、毕业生在科技小院的工作日志，倾听他们的故事，感受他们的成长。

——编者

走进乡土中国深处解民生、治学问

科技小院日志

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

人物：
张桂花，中国农业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

地点：
河北省曲周县葡萄科技小院

第一次对“三农”有切身的感受，是2021年在科技小院参加研究生新生培训的时候。

以前的我特别喜欢下雨天，感觉雨天能让生活节奏慢下来，让人放松。但当我看到数场大雨之下，农民的院子被淹、葡萄树被连根刨起、甜叶菊发黑颗粒无收时，我才理解“风调雨顺”对农户有着怎样的意义。

在调研淹水情况时，农民们得知我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，都十分友善。那种信任与期盼的目光，让我感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，也督促我去发现、去思考、去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。

所以，去年2月，正式入驻前街科技小院后，我怀着满腔热情，深入田间地头、村屯农家，努力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、治学问。



①

受大雨影响，前街村70%的葡萄被刨。但我们走访发现，被刨的葡萄大部分是树龄大、经济效益低的葡萄品种，对当地农民而言，这是一次挑战，也是一次机遇。

了解新品种种植情况、调研市场接受度、与村委会商讨后，我们决定在前街村推广葡萄新品种——阳光玫瑰。相比于常见品种，这种葡萄平均每亩能增收2.5万元。

由于没有实际种植经验，我就和师兄一起，奔赴辽宁营口鲅鱼圈区葡萄科技小院、河北邢台常阜科技小院，向其他同学请教，学习阳光玫瑰种植技术。回村后，我们立即开展阳光玫瑰种植知识培训，同时寻找村里有意向的农户，举办田间观摩。

很幸运，我们第一年就带动了4位农户种植30亩阳光玫瑰。从浇水施肥、到剪枝插枝、到抹芽疏果，我们一天也不敢懈怠。今年8月，我们打算举办阳光玫瑰展销节，助推葡萄卖上好价钱。

除了帮农民提升种植技术，我还是曲周县的农技特派员、前街村的妇联副主席。克服饮食文化的差异、语言沟通的障碍，当我真心实意与农民交往、实打实地为农民着想，我和他们就成了朋友。村民结婚生子，我们去做客；过年过节，我们一起包饺子；如今，前街村成了我的第二个家乡。

用心用情、脚踏实地，做好每一件小事，就能成就乡村振兴这件大事。

一线实践，积累人生财富

人物：
任红阳，中国农业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

地点：
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后旗奶牛科技小院

初来小院，迎接我的是一片昏黄的天空和打到脸上有些刺痛的风，还有像是被“春雪”笼罩的盐碱地。

搬进空了1年多的住处，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，那就是改造小院。联系工人修暖气、修水管，晚上睡觉太冷就插“小太阳”取暖，就这样熬过了一周又一周。随着天气逐渐转暖，我们慢慢适应，也要开始准备试验了。

牛粪堆肥，臭气熏天，这一点我早有心理准备。但真正来到堆体旁边，在阳光热浪下，看到虫子、蜘蛛和苍蝇的时候，我还是“不争气”地感到阵阵恶心。

堆肥试验，需要加入一些辅料来中和。为了寻找辅料，我每天骑车在周边寻找。每天都带着一把烫手的两米长土钻、一个拎起来都很费劲的橡皮锤，压着一顶大大的帽子。当时很多村里人都以为，帽子下的是个男孩，不可能是个矮矮瘦瘦的小姑娘。

不管天气如何，每天我都要给堆体测温。取

样的时候在粪堆旁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，回小院时头发都被“腌”入味了。即便这样，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
试验期间，在师兄师姐带领下，我参与了农民培训会。由于是第一次讲，也不清楚农民真正需要什么，我就结合自己的专业讲解了有机肥的小知识。结束后，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上来问我，“小麦白粉病怎么防治呀，怕今年再遇到”。那一刻，我很惶恐，即便之前看过很多文献、听过不少讲座，我也无法迅速回答生长在杭锦旗后旗的小麦白粉病如何防治。因此只能留下老爷爷爷联系方式，回去请教老师之后，又去地里看看，希望能找到答案。

也是那一刻，我明白了建立科技小院的含义，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来农村一线，为什么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。

今年开学再次来到小院，我的角色已经由新生转变为师姐，得到更多当地百姓的认可，成了他们口中亲切的“小任老师”。但更重要的转变，是从以前害怕吃苦到如今自找苦吃，小院经历成为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。

为洱海更清、农民更富贡献力量

人物：
王明阳，中国农业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

地点：
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科技小院

从小生活在北方的我，一直觉得冬天就应是一片白雪皑皑，直到来到古生村我才知道冬季还可以这般暖意融融。转眼间，我们这群来自不同高校的研究生在苍山脚下、洱海之滨的村落已生活了450多天。

古生村科技小院肩负着发展当地农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。水稻绿色生态模式构建、油菜绿色高值模式探索、土壤氮磷的径流损失和限量标准……面对不同的研究题目，大家试验过程中都有不可缺少的一个关键环节——外出取样。

我们土壤组，每个作物生育期和施肥前后都需要取一次土样，每次降雨后都要去径流桶中抽取径流液获取水样，同学们时常呈现“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”的模样。

骑着三轮车在田间地头来回，皮肤晒得黝黑，村里的叔叔伯伯都快认不出我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去地里取样后赶上大暴雨，

我们组师徒四人一起推着三轮车在雨中艰难前行，雨水混合汗水把大家都浇透了，我们开玩笑说这就是现代版西游记的故事。

做科研、做试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更大的挑战是让村里的村民信任我们、支持我们。最初在村里做调研，每次敲开农户的门都要耐心介绍很久“什么是科技小院”“我们来做什么”。日子久了，我们和村民们的接触越来越多，老人们用手机、给孩子们辅导功课，渐渐的，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呼我们为“小娃”，这让我高兴了许久。

去年11月，古生村科技小院党支部正式成立。当发现当地村民有着刺绣好手艺后，党支部萌生了带动当地村民创业的念头。此外，小院还开办了电商培训班，向村里的年轻人教授拍摄、剪辑的技巧。村里的“嬢嬢”说，跟我们走得近了，自己的眼界也变宽了。

我有时会把在村里唱歌跳舞、参加民俗活动的照片发给爸爸妈妈，他们很开心，说我在古生村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家。

让洱海更清、农民更富，我们会一直努力。

科学种田，让村民得实惠

人物：
沙野，中国农业大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

地点：
吉林省梨树县玉米科技小院

扎进梨树县玉米科技小院，转眼6年了。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三棵树村的时间，远超过校园的时光。每天起早摸黑下地，在

记者手记

强化爱农情怀培育

黄超

小满时节到，最爱垄头麦。一碧千里的华北平原，小麦籽粒开始饱满，活脱脱、笑朗朗。正值灌浆期，眼下最重要的，就是防病虫害、防干热风、防倒伏。

在基层搞农技、做研究的，往往会长期做记录。这两天，翻看科技小院学生的工作日志，小麦夏管、试验进展、培训计划，问题及办法梳理得清清楚楚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稳产丰收的信心。15年，15万余篇，9000多万字，见证了他们学习生活、服务“三农”和乡村振兴的点滴。而这只是中国农大在24个省区市139个科技小院的工作缩影。

哪类新技术在农民群体中受欢迎、出实效？2年学制调整为3年培养，学生怎么看？去新建小院做调研，要关注哪些软硬件情况……从细碎繁琐的日志里，究竟能读出什么？我们选取的这5篇工作日志的记录者，有不同专业年级的研究生，也有投身农林教育、推广这一模式的毕业生，是一个，更是千百个。

细细读来，小院学生“思”的情怀和“实”的本领跃然纸上。思字，就是将农民的“田”放在“心”上，一心为民服务。实字，则是“头”戴草帽脚踏实地，把双脚扎进泥土里，把论文

写在祖国大地上，为解决好“三农”问题、推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。“自找苦吃”，是为了让未来的农民少受苦。志在乡村，是因为深知振兴路远，乡村大有可为。

走进乡土中国深处，小院学生收获了知识，增长了才干，这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也有着重要启示。科技小院将研究生培养置于生产一线，通过多方参与、多主体联合，强化爱农情怀培育、科研创新训练、生产技能实训、社会服务实践、创新创业试验5个环节，大力推进科教协同、产教融合、校地合作人才培养，为培育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探索了新途径。

除了日志中记载的过往，更值得期待的是即将书写的未来。去年，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，对68个单位的780个科技小院予以支持建设，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，更好发挥科技小院在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示范作用。如今，在科技小院，不时可以听到院士与小院“院长”畅想愿景，看到各地“院友”互访交流，碰到找上门希望在自家乡镇开办小院的基层干部……服务乡村振兴，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，相信小院日志的分量会更加厚重。

图①：海南省东方火龙果科技小院学生采摘果实。 周兵辉摄

图②：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科技小院师生在测算水稻产量。 赵渝摄

图③：吉林省梨树县玉米科技小院学生在观察样本。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

③

继续书写小院科技故事

人物：
陈延玲，中国农业大学2015届博士研究生、青岛农业大学副教授

地点：
山东省莱西市胡萝卜科技小院

这些天，我指导的青岛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项研究生正在进行论文开题，我邀请了自己读研时的导师、中国农业大学米国华教授担任组长。和米老师一起在小院的点点滴滴，再次浮上心头。

吉林省梨树县玉米科技小院是我曾奋战6年的地方。2009年，硕士入学后不久，我随米老师来到梨树。“啥样的玉米种子好？”“玉米丫子该不该掰？”面对农民的提问，身为农业大学研究生的我，却很难倒了。说实话，很受打击。然而，看着大爷大娘期盼的眼神，我鼓起勇气留了下来，学习、服务。

一茬一茬的玉米丰收，我也逐渐从青涩走向成熟。

毕业后，我入职青岛农业大学。当时，中国农大教授张福锁把我从北京一路送到青岛。飞机上，我们谈了很多。我想，如果在青岛农业大学也把科技小院建起来，用老师当年培养我的方式培养学生，该有多好！

真正做起来才知道，落地一个科技小院有多不容易。拿莱西胡萝卜科技小院为例，为确定选址，我们提前半年把莱西市所有乡镇走了一遍、所有作物情况摸排了一遍。最后，小院选址在莱西市店埠镇双河村村委会。这儿有体育设施，晚上有很多村民跳广场舞，便于学生结识村民、融入乡村。

小院老师有很多角色，是老师，是小院“管家”，有时甚至像“妈妈”。学生刚到小院，知识水平有限，我们就手把手教，给农民开讲座、下地指导，学生再模仿着干。想到这些，更感念自己导师当年的不易。

小院有苦，也有乐。最快乐的是看到学生在小院的成长。

很多学生刚来的时候，一说话就脸红，更谈不上对农业的了解。几年下来，我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转变。比如学生赵颖，从小在城镇长大，到小院第二天，她就开始进大棚、取土样，现在她已是胡萝卜科技小院院长，立志从事农技推广工作。她的父母说，孩子像变成了一个。看到这些，我觉得科技小院的工作太值得了。

如今，我的一些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继续到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深造。我想，未来，他们中也会有人成为科技小院的建设者。科技小院的故事，还会不断地书写下去。

（本报记者吴丹、黄超、丁雅楠、吴月、闫伊乔采访整理）